

用中国建筑讲好中国故事

程泰宁

我与新时代

我16岁读大学时,对建筑还几乎一无所知。那时我喜欢武侠小说和中国诗词,梦想是用文学讲述中国人的人生故事,没想到却误打误撞学了建筑学。

如今,60余年过去,我的愿望还是用建筑讲好中国故事,而且我要用中国话讲。

“理”的张力

40年前黄龙饭店方案的胜出,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1981年,神州大地吹拂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建筑业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那时,我从山西临汾调到浙江杭州工作。

那时的杭州涉外旅游业发展很快,亟需与之配套的高档酒店。但政府缺乏资金,第一批星级酒店都是与外商合资建造的,选址在宝石山北侧的黄龙饭店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做好这个项目,以外资为主的出资方先后请来美国和中国香港的两位著名建筑师做方案。单从建筑本身看,他们做得都不错,都采用了常见的城市型旅馆模式,即长达一百四五十米长约三十米的板式建筑。只不过如此一来,建筑体量就变成了一堵“大墙”,挡住了距离只有50多米而高度不足百米的宝石山,从而切断了城市和景区的空间联系。

我觉得这个建筑不该是这样的,于是毛遂自荐参加方案竞选,没想到被断然拒绝,还遭到“土包子进过星级酒店的咖啡厅么”的奚落。我只好去找两位副市长,提出愿意无偿提供比选方案,才有了机会。

我憋着一口气,决心要做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整整一年,我画的草图纸

摞起来都快有半人高了,终于设计出“单元 分散”的创新布局。

在这个方案中,我把580间客房分成3组6个单元,借鉴中国画的留白笔法,在每组建筑之间留出“空白”,让城市与风景相互渗透,气韵连贯。辅以自然围合出的庭院,营造出江南园林“移步换景”的意境体验。

实中有虚,就像白天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和“华灯初上后”“韩熙载夜宴图”的长卷,传达的都是中国文化意象。

这个方案最终帮我赢得了黄龙饭店的设计权。此后,它和杭州人民一起迎接时代的变化,一起获得山水的滋养,一起悠然成长。如今,黄龙饭店已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现在回想,当初的胜出靠的不仅是建筑表达能力,也不仅是对功能、技术和艺术形象的理性分析,而是让建筑“回归自然”的中国文化精神和整体性思维方式,靠的是对中国文化的体悟和理解,靠的是说了“中国话”。

此后,我一直坚持让作品说中国话,期间完成了不少建筑设计,这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和建筑的需求增长有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南京博物院。

“意”的魅力

2008年,我受邀参加南京博物院(二期扩建工程)的竞标。在此前的两年里,建设方已经通过多轮次国际招标征集到30余个方案,却都无法令各方满意。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缺乏对历史建筑即南博主馆建筑“老大殿”的尊重和呼应。

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这压力既来自各方的期待,更来自“老大殿”本身。它

可是凝聚着以梁思成、徐敬直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心血和成就,是国宝建筑啊!

构思之初,我曾想过是否要做个“完全不一样”的方案,毕竟这样的设计题目非常难得,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克制比张扬更难”。

最终,我们确定了“补白、整合、新构”的设计理念,坚持“尊重历史、传承文化底蕴;力争创新、彰显时代特点”的设计原则,通过对场地不同时期的建筑形态、功能布置、交通组织和环境景观的分析梳理,以“六馆一院”的整体格局完成了一个矗立在经典之旁有着明显“中国味”、在气质和调性上与“老大殿”十分相融的新建筑(群)。

在设计中,我们还做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将“老大殿”整体抬升3米!

为什么抬?因为如今的中山东路路面比“老大殿”室外地坪高出3米。如果不抬升,游客去“老大殿”参观要一直往下走,有点像去古代的墓道,心里感觉会很不舒服。

经过深思熟虑、分析对比和周密计算,抬升方案得到了南京市文物部门和南博的支持。施工时,动用了400多个千斤顶,场面颇为壮观。抬升时,我们还对原有建筑的基础、柱子和梁板“顺便”进行了抗震整体加固处理,再以“老大殿”“原址原样,整体抬升”为依据,将所有改建部分的细节,小到一块砖、一片瓦,都严格按原样复建。

经过修缮与保护的“老大殿”,建筑寿命得到了延续,建筑形象得到了提升。

此外,博物院还结合展馆与场地的自身特点,设置了少儿特别展厅、专题图书馆、老茶馆、非遗剧场、咖啡茶座等文化休闲功能场所,在夜间闭馆后也可单独对外开放,更好地服务市民。

如今,这个建筑早已走入南京市民心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客厅”,是当地文化经济的增长点。每年接待的参观人数直线上升,节假日更是一“约”难求。许多参观完的同行说,这个建筑国外建筑师做不出来,其他建筑师也很难效仿。市民们则说,这个建筑没有传统建筑中常见的坡顶柱廊或斗拱等符号,却充满“中国味”,因为它的外立面有玉琢、青铜器、筒瓦、竹筒的影子。

这就是中国话的“和而不同”,是“意(意境)”的魅力。

“形”的魔力

与酒店建筑和文化建筑不同,去年刚刚投入运行的杭州西站,也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建筑——它不是一个“站”,而是展现“站城融合”理念的“云之城”。它与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铁站房一起,见证了高铁事业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力拉动作用。

杭州亚运会期间,杭州西站“云门”再度成为杭州向世界展现“数智杭州·宜居天堂”的城市新地标。

“云之城”的称呼,一方面来自“云元素”的应用:形似良渚玉琮的城市客厅“云门”,8部长约50米提升高度超过24米的“云路”,以光引路的流动通透的交通枢纽“云谷”,如动物骨架的“云拱门廊”以及候车“云厅”“云顶”……

宛如朵朵飘浮在大地上的杭州西站,以柔美的曲线造型和流动的建筑空间,呼应了杭州“三面云山、一江抱城”的山水格局。

与此同时,杭州西站领衔周边130万平方米的综合开发量,集产业创业园、商业办公、文化设施于方圆百米之内,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发展。“云”的概念,也象征了城西科创大走廊的科技精神。

杭州西站建成后,有网友将其拍摄的杭州西站发布到境外网

频网站上,引来各国网友的热议。美国网友说,这是只有好莱坞电影里才有的科幻建筑。法国和意大利网友则留言:“中国人已经生活在未来的2050科幻世界里!在欧洲看不到这样科幻的建筑,我们要向中国学习。”

这就是集“江南气质”和“未来科技感”于一身的中国现代话语体系,是“形”的魔力。

或许有人会问,为何我的作品只说中国话。是因为我不喜欢西方建筑吗?还是出自民族自尊心?其实都不是。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喜欢西方现代建筑和西方艺术。不过,模仿是没有出息的。读大学时我就想,中国建筑文化有那么多养分,中国建筑师为何不能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和作品,为世界建筑的多元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呢!

这种信念一直支持着我的创作。现实中,尽管同质化现象依然存在,“千城一面”“万楼一貌”仍被诟病,但我的创作经历告诉我:中国建筑是可以堂堂正正走向世界的。只要全社会都重视并重拾建筑的文化属性,提升建筑审美素养和价值判断能力,只要我们建立起自己的建筑创作理论和话语体系,这就不是空话。

于我而言,在创作中追求“形(语言)”“意(意境)”“理(境界)”合一,将本属于自然的建筑,以“浑然天成”“自然生成”的方式回归自然,走入历史,就是一个中国建筑师讲述的好故事。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图① 南京博物院。

(资料图片)

图② 杭州西站内景。

(资料图片)

新“沙里淘金”

崔桂鹏

今年吃过印象最深的水果,是甘肃敦煌“90后”越野车司机杨海龙寄来的当地特产:李广杏。这种在沙漠戈壁土壤上选育生长的水果,得名于汉代飞将军李广,受益于沙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的独特气候,口感冠绝群“杏”。海龙说,他正忙着带沙漠徒步旅行团,沙漠里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杏是自家产的,让我们好好尝尝。

人努力、天帮忙、政策好,沙里刨食离不开这九字真言。和海龙一样,我在科考时交下的朋友,都开启了他们沙里淘金的新旅程。

(一)

海龙是我们中国林业科学院的考察队先后两次去库姆塔格沙漠无人区开展野外调查时,在当地请的一位司机。他车技高超,在此起彼伏的沙丘上驾车行走自如,是野外调查车队的“扛把子”,基本没在沙丘陷过车。

在海龙朋友圈见过一个沙尘暴视频,那是六七月份,沙尘遮天蔽日,沙漠地区的老百姓讨生计不易。

海龙爷爷在甘肃省阿尔金山北麓的大红山有矿,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后矿就不让开采了。挖矿、放牧、种地,这是沙区老百姓过去沙里淘金的几门生计。近年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西北沙漠地区很多矿区被纳入自然保护区管理体系,对采矿进行了严格管控。此外,国家大力开展退化草原和沙化土地的封禁保护,放牧和开荒种地也受到了管控。

现在,他们一家人都从事沙漠旅游工作:媳妇做敦煌至河西走廊环线的导游,自己则接一些旅游项目司机的活。

沙区特色果品产业也蓬勃发展起来。敦

煌的李广杏和葡萄,新疆的西瓜与哈密瓜,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华莱士香瓜,都已经做到了相当高的产业化水平。

海龙家种的李广杏,在敦煌特殊的光热条件下,成为敦煌地区的标志性经济林果产业。因为极端缺水,敦煌的农业依赖地下水灌溉。近年来,滴灌技术逐渐普及,灌溉用水量减少到原来的五成。李广杏每年7月初成熟上市,尽管产量并不高,但其抢手,市场价甚至达到每斤50元,还供不应求,通过各类电商销往全国各地。杏之后,是丰收的葡萄,敦煌葡萄甜度高,也带动了当地的葡萄酒产业。上天给干旱区关上了雨水的门,却打开了水果品质的窗。

沙区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发挥聪明智慧,积极谋求产业转型升级。以敦煌为典型的沙漠旅游业十分红火。海龙说,疫情结束后,敦煌旅游迎来报复性反弹,他的工作需要好好排班。

干完我们这个活儿的当天晚上,海龙就坐飞机去了兰州。他做导游的媳妇在兰州恰好有1天假期,看到海龙秀出在兰州黄河边喝三炮台赏河景的照片时,我由衷的为他高兴。

(二)

车队队长王国伟,踏实稳重。常年在外跑越野车,晒得肤色黧黑。王国伟是“80后”,早早踏上社会打拼,年轻时跟着老板挖矿,后来长期搞房地产。近几年,他兼职干起了沙漠、戈壁旅游的行当。他的一项重要业务,就是服务在敦煌、阿尔金山、库姆塔格沙漠、罗布泊甚至柴达木盆地等地开展野外考察的科研人员。

对于敦煌的沙、水、景、人,王国伟部门儿清。我带队的野外调查,事前的准备都是请国

伟代劳,包括车辆检查、油桶、水桶、干粮、灶具等。国伟跟科研人员的科考队,有十几年历史了。他特别喜欢地质学,在野外观测剖面、描述地貌、探讨形成演化历史时,国伟都能准确科学地表达。

走出沙漠的那一天,我跟团伟闲聊。敦煌地区的光伏产业十分发达,由于风沙严重,光伏面板一年之内需要清洗两次,清洗光伏面板的水分流到地面,可以为植物的生长提供水分,加之光伏面板有效减少了地面水分蒸发,就更加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国伟问我:抽取清洗面板用的地下水使用量如何管控?光伏基地建设通常需要推平自然起伏的沙丘,把顽强的、稀疏的原生植被破坏了,利弊如何权衡?

沙漠的夜晚,星空璀璨,非常浪漫,我们在帐篷旁侃侃而谈。和其他沙区老百姓一样,国伟爱沙漠,他希望科学家给予沙漠地更多关注,希望对沙漠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和破坏,保护好纯洁的沙漠。

王生瑞是我们的皮卡车司机,兼职厨师,身高1.9米,在沙漠里炒菜、拉条子,信手拈来,做的饭非常美味。

科考时,每天晚上生火做饭是我最喜欢的环节。生瑞最拿手的是拉条子。敦煌拉条子是宽面,有点介于安徽板面与刀削面之间。在沙漠中吃一碗热汤面,自然是奢侈的。每锅面只够两个人吃。科研人员通常都被礼貌地恭请先吃。但我总是蹲守到最后,只为等那一锅面汤。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沙漠里不能浪费一滴水。面汤要全部喝掉。当然了,面汤里面掺上风沙,那是难免的。我们戏言那是补钙。

返回北京后,生瑞接了一个接待模特沙漠走秀的工作,这份工作应该是比我们科考调查

有趣多了。国伟老师的车也忙活起来,他说,今年沙漠旅游生意好,冬天可以安安稳稳过好年。

(三)

位于黄河“几字弯”顶部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则上演着另一个沙区故事。

磴口县地处乌兰布和沙漠和富饶的河套灌区“握手”之处,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在磴口,人们修建水渠,引黄河水灌溉农田和防护林,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奇迹。著名的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就在这里。磴口是河套地区千里沃野的守护者。

位于磴口县的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热带植物园”中,已经可以结出香蕉、火龙果、橙子、菠萝、荔枝等热带水果,供游客采摘游玩。沙区的老百姓也许吃过香蕉,但是却没见过长在树上的香蕉。采摘的价格是按斤收费,可能南方的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磴口,每年春节期间,这项采摘活动非常受欢迎,想要预约上可不容易。

这些都昭示了沙区增收致富理念的转变:在海龙、国伟和生瑞他们深爱的赖以生存的沙漠,人们从靠沙吃沙、吃矿、吃粮,到治沙、知沙、爱沙、护沙,最终实现生计改善、生态宜居、人沙和谐。

本版编辑 陈莹莹 徐晓燕

美编 高妍

来稿邮箱 fukan@jrbns.cn